

# 功夫熊猫

□ 刘放 (江苏苏州, 文化人)

在苏州南园桥堍的斜阳里, 一朵朵雪花优雅飘坠。这是我师傅的手艺。他说, 桥下的流水, 都带有家乡淮安滴溜溜转的观望, 所以, 他的剃头手艺永葆青春。

我问, 什么叫滴溜溜转的观望?

他嘿嘿, 眼乌珠就是这么转的嘛!

看他口罩上的眼睛, 近七十年的岁月不留多少痕迹, 依旧滴溜溜顾盼传神。这个剃头佬, 剃了五十多年的头, 淮安城小有名气。退休后, 转战江南姑苏城, 桥堍摆摊, 一杆旗为店招, 一凳一巾为行头, 余下全看他手艺。专为老年人剃头。生意不错的秘诀估计有二, 一为价钱便宜, 二为活络善谈, 眼一眨就来俏皮话; 白发飘落之际, 他还能让围白巾中剃者和周围候剃者的笑声一同飘落。

这里剃头晒太阳, 空气新鲜。老友在楼上看到桥堍升旗, 就知道剃头的老熊到了, 寻着暗号来剃头!

老角儿有劲! 老熊问我, 人为啥要剃头? 头上毛是烦恼丝, 和尚尼姑逃脱红尘烦恼的标配, 就是刮净头上毛。剃头过程得有开心配套工程。说话间他电动剃刀上的一团白毛, 轻轻一扬缓缓坠地, 眼光瞟向我, 问, 像不像岳家军第一猛将高宠枪挑铁滑车?

他还一眼就看出了我想偷师。他说我的头泄密了。我摸着不整齐的鬓角笑。的确, 我有一把电动剃刀, 不想外出理发就自己搞一搞。他教我, 自己剃头也是可以的, 要头上戴顶帽子。他当年无师自通, 就是自己给自己剃, 头上扣只碗, 碗边全剃光。

后来哥哥能文让他剃, 连夸剃得好, 他才有胆子下乡给人剃头, 练好手艺返城, 农村包围城市。

女儿从淮安嫁到姑苏城, 他就是这座城的老丈人。过江来帮助带外孙也如“渡江战役”, 一把剃刀老而弥新。“过紧日子”不是愁眉苦脸, 是紧而有乐, 懂了吧徒弟? 哈哈!

桥下运河流水, 相连淮安, 水影中就映现一个快乐顽童的眉眼。眨眼, 变成了剃头佬。从桥下流水望见故乡?

师傅说, 要表扬他的话, 就表扬他退休不退志。还不爱做无名英雄, 叫熊能武, 熊猫的“熊”, 能文能武的“能武”。

我笑, 那就是功夫熊猫!

他扮鬼脸, 举着剃刀, 叉腿张手, 一个不笨的老熊猫招式。



# 一夜无眠

□ 庆红 (安徽合肥, 职员)

“呜呜呜”。呼啸而来的救护车声, 像一头巨大的怪兽, 撕破了夜的安宁, 静态管理下它的声音犹为刺耳, 摸到手机, 一看, 才三点十二分。

真够糟心的, 不知谁家又出现了状况? 封控后, 我首次感到焦虑。想同在瑶海区的父母家也封控多日了, 母亲一向节俭, 买东西总是舍不得, 像挤牙膏似的只爱买一点点, 家里没有米桶, 米常年就用一个旧电饭锅存储着, 有一次我甚至和她开玩笑说: “老娘, 您下回改用火柴盒装得了。”这能吃几天啊? 封控的第一天我和二妹通了许多电话, 我俩都十分不安。好在有与

母亲同住一个小区的小姨关照, 燕表妹还帮忙网购了鸡和虾, 总算吃喝无忧; 又想到, 三弟自己不太会做饭, 通常都在单位吃食堂, 这回突然封控了, 也不知他家可有余粮?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, 今夜注定无眠。索性又拿起手机看, 竟然看到一墙之隔的罗马花园西区, 在隔离筛查时检测出有人核酸阳性, 好在我们小区无恙……

我这个人生活的比较马虎, 吃穿只求饱暖, 也不喜聚会逛街, 这种生活理念, 倒是让我能安心宅家。但我的邻居们却不行。我家前后楼总有那么几个人, 大清早就拉只狗, 在我家窗下张家长李家短的唠

嗑, 间或还会发出一些夸张的叫嚷与高分贝的笑声。这天也不例外。疫情封控下, 她们的喧嚣和不自律让我反感。人生而自由, 但是, 自由必然又是相对的。我真想对楼下喊几嗓子。但都是一个小区的邻居, 我心里又不好意思起来。为此我非常郁闷。

不过我再仔细想想, 生活的磨盘本就沉重, 如果再自寻烦恼, 那可不好——我内心劝自己通透些, 摒弃不良的情绪。索性打开书本, 开始读书。入了意境, 心静了, 气顺了, 头脑清醒且不再焦躁。想来, 即使一夜无眠, 又有那么多烦扰, 读书其实也是一种救赎。

